



## 祈盼天堂来电话

■ 王乃化（江苏）

爸，今天又是一个星期天。阳光穿过玻璃窗洒落在卧室的窗台上，整个房间温馨而明亮，一如您那柔和的目光。平日里，我忙于工作，无暇抽出时间与您长谈，但每个星期天我都要与您相会。每次相聚，我总是带去你喜欢的老家天岗湖里鲜活的鲫鱼和集市上带着豆香的草锅豆腐。这一习惯已悄然成为我们多年来的默契。

每次聚会我们总是相谈甚欢，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每次吃午饭您也总是让我小酌两杯。尽管您糖尿病多年，不能饮酒，但您每次还是让我给您少倒一点点，陪我喝几口。尽管只是走个过程，但我能真切地感受到您是想让我喝得尽兴、喝得痛快。我曾和您说过：爸！不用你陪，我自己也能喝个尽兴。您却说一个人喝酒喝的是闷酒，只有两个人喝酒才是开心的。自从您离世，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喝过酒，就是要告诉您，我现在生活得很好。

爸，您知道吗？在您离世一年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和四岁的孙女视频聊天的时候，孙女突然问我：“爷爷，我

想看看太爷爷！”

孙女的一句话让我心如针刺，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强忍着泪水对孙女说：“太爷爷不在家，去上班了。”

“太爷爷不是退休了吗？咋又去上班了呢？”孙女继续追问：“太爷爷是不是去老年大学讲课的呀？”我赶紧把手机的镜头移开，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绪：“太爷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讲课了，要很久很久才能回来呢。”孙女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我也赶紧对孙女说，我会把你的问候告诉太爷爷的。孙女懂事地点点头。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连忙把手机递给正在做饭的妻子，让她继续和孙女聊天。我跑进卫生间，任凭泪水恣意流淌。

爸，你的突然离世，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我真体会到了生死离别的痛彻心扉。我有太多太多的不舍，到现在我还感觉跟做梦似的，不相信人的生命如此脆弱。每一个周末我都会感到特别的孤独和漫长、无助和悲伤。

自您走以后，我的世界变得异常寂静。您的声音我听

不见了，爱和您一起听《新闻联播》的习惯没有了；您的身影我看不见了，爱和您一起去参加老年健康讲座的也不去了。我以为我会习惯没有您在的日子，可是四年过去了，我还是不习惯没有您在的每个周末。我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漫长的梦，醒来以后您还在。

那天您突然倒地，连句叮嘱的话都没有说。从此一别，再无归期。我心里想着在梦里肯定能见，可是四年了，我的梦里，您从来没有出现过。你是不是把我忘了，把你的所有儿女都忘了，要不我们姊妹几人的梦里怎么都没有你呀！奶奶在世时曾经给我讲过：亲人去世后，如果在阴间过得很好，就会忘记阳间的亲人；如果过得不好，就会托梦给亲人，向亲人诉说自己的不幸和贫穷。妹妹曾问过我：不知爸爸在那边生活得咋样？我不敢接妹妹的话，害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

四年了，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已经从悲伤中走出来了。只有我自己知道，那种走着走着就想流泪的感受。走出

来是别人以为的、接受您离世的事实是给别人看的、完全释怀是骗自己的，一个人独自流泪才是真的。夜深人静是最难熬的，每次想您的时候，想着想着就会泣不成声。别人都以为我生病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没病。您的离开是我永远过不去的坎儿，不能言语、不能诉说，只能默默地承受对您的思念，只能承受着万箭穿心般的痛。

爸！我真的放不下一个陪伴我五十八年的您啊！

爸，我总是觉得您还在，只是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随时都可以回来的。我多么希望这种自欺欺人的念头是真的，那样我就可以不再害怕独自面对这个世界了。其实有时候我也明白：生老病死是不由人的，但唯物主义的我还是希望真的有天堂。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天堂里也会有wifi的，那里的人们也会很快用上手机，到那时我们联系就方便多了。距离再远，我们也能视频聊天。

爸，我的手机号永远不变，期盼着有一天能接到您从天堂打来的电话。

### 集市上的年味

■ 韩生明（山西）

忙碌在集市上堆起笑脸  
红灯笼挨着红对联，红对联对着红苹果  
还有一串串鞭炮，一粒粒糖果  
争着捧出欢乐与甜蜜  
把一年的等待与期盼都在这里点燃

各种各样的年货  
在阳光下晃动着春天的明媚  
像归来的亲人、老乡、初恋  
被一一接回家  
这人间烟火的暖意呵  
烫平了乡村的褶皱

### 立春

■ 心清闻香（山东）

风先醒了  
绕开残雪，拂过窗檐  
把冻硬的枝头，轻轻揉软

梅瓣落最后一抹香  
泥土松了松筋骨  
有嫩芽，正顶着微凉的光  
悄悄拱破冬的余寒

日子被风熨得柔软  
砚台里的墨，融了几分暖  
提笔时，春已落在笔尖  
一撇一捺，都是新生的甜

檐角的冰凌滴着响  
敲开了四季的新章  
不必等百花齐放  
此刻，心尖的春  
已先一步，悄悄绽放

### 告别

■ 陈冉（安徽）

一场仪式，牵动万物的情绪  
脉络清晰的河流，怀揣澎湃和返乡的票根

向瘦骨嶙峋的树枝告别  
向寒风中摇曳的鸟巢告别  
向清冷拓宽的街道告别  
向落日快速消失的余晖告别

飞舞，旋转，升腾  
像一场无根之水  
没有方向，流淌  
从哪里来，不知道向哪里去

这该是一趟怎样的旅程  
给万物又以一个崭新的命名



铅笔画：春燕戏柳

## 走丢的年味儿

■ 刘爱芳（黑龙江）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群女人在大路上走着，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她们七嘴八舌地絮叨着：“二十三扛锅贴，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打大鼓……”洒下一路欢快的笑声。

我看着她们远去的背影，忽然想起——春节快到了。仔细想想，岁首到年终，年，如日历翻篇儿一样快。

住在乡下时，临近年根，人们就开始准备年夜饭所需的食材。市场里的年货也逐渐增加，地摊上摆着对联、年画，个人家里喂养的家禽，还有自家产的蔬菜，喇叭的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一年之中，也就数这时候的集市最繁华、热闹。买这买那的，一个个面带微笑，市场里一派喜庆祥和的繁荣景象

到了农历二十三，偶尔就能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从这天开始，每家每户便开始包黏豆包、包饺子、炸年糕，大家相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温馨的笑声打破了往日山村的宁静，年味从每个人的心里往外溢出来。

到了二十四这天，人们要在自家打扫厅堂，粉刷墙壁，再把各式各样的花朵系在相框上，耀眼的年花为雪白的房间增添了不少喜气。

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小时候，我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曾经记得，父亲用做家具余下来的边角料做了十多个小木凳，是专门为来家里看电视的人准备的。每到过春节的时候，孩子们过来看电视的很多，每到此时，妈妈会把准备好的果盘

摆在圆桌上供大家食用。

当时，没有冰箱，都是在自家院子的雪堆里掏一个洞，再倒在地上一些水，冻成光滑的地面。人们把过年的猪肉、羊肉，还有饺子、年糕都储存在里面。呵呵，天然冰柜就算做成了。

年根连着年，糊个大大的红灯笼增添喜气。长辈们提前准备好了压岁钱，三十上午要贴的是春联，写的是抬头见福，贴倒（到）福，就连“猪满圈”“羊满栏”都得贴上。到了晚上，家家灯火通明，处处礼花朵朵，爆竹声声，绚丽多彩的烟花像朵朵鲜花在夜空中绽放，孩子们穿上了新衣服，脸上都笑开了花，一家人和和美地吃着团圆的年夜饭。吃完饭，孩子们兜里装满瓜子、

